

傷痕的戀曲

——記1999年嘉義文化中心「二二八紀念音樂會——蕭泰然之夜」，兼致台灣
拉赫曼尼諾夫蕭泰然與《1947序曲》。

把太陽藏入折傘，把天空收進背包
有些透光的角落仍是荒地，灰塵沒有秩序
每一疊巨大的光陰都是腹語，在你的技巧裡
西方像是水源，澆灌在黃昏的故鄉

時間蒐集寂寞的腳印，巷弄裡的黎明
不常早起，腳印踩出早熟的花朵
上帝把恩賜種在鳳山，你把父親的
衣鉢留在家裡，以琴鍵取代編貝的齒
以父親的口音向神獻上禮讚

每座高牆都是憂傷的疊影，每面鐵窗
都是危險交易，你在進行曲裡敘說
動靜之間的島嶼，出頭天的野草有如
紅磚的胎毛，你的移居與黑名單的
註記，都來得措手不及

遊子無法回鄉，你只得安靜回返西洋的
古典主義，在協奏曲的迴旋裏，以壓抑的
音符，進行浪漫的抒情，胸口的磨損
卻把歷史寫成破裂的瘤，於艱困的呼吸
將意志的和弦，變奏出一九四七的管弦曲

土地與資本的關係，戰爭與和平的距離
到底該怎麼抒情：台灣魂、玉山頌

殉難者的鎮魂曲，有如你腳踝的紅色
繩結，標示著海拔的高度和光影

我聽見島的氣味，泥地裡的黃葉
被腳尖踢走的碎石，一朵朵夾縫的
野花，步道旁搶奪食物的猴群
每一段失去綠意的山稜都是
家園的傷痕與戀曲……